# 「行梵給施布命身的們我把」
# 「墮沈下往們他讓不生衆切一護保」
## 話的師戒——

Bhante Dharmawara 一〇三歲老法師（教授和尚）

這幾天傳戒充滿著和平性，大慈大悲的心懷與互相尊重、忍讓、團結。其他的地方高唱和平、往往只是口號，只是空談，但在這裏，和平的行爲呈現在各位眼前，希望今日的成功能作爲其他國家和平的榜樣，這也是在我一生之中令我終身難忘的稀有事。我毫無疑問的相信釋迦牟尼佛是常護念各位的

七月十四日下午菩薩戒傳授圓滿，第六屆的萬佛三壇大戒也告落幕，事雖已過但語長存，今不妨將戒師們的感想或叮嚀祝福再一起提出細細回味。

**恆奇法師（雞蹠和尚，英國Amaravati住持）**

如此隆重莊嚴的法會保證是我們南傳佛教比不上的，就是在當今世界，在這時代還有人能夠發大心把他們的生命布施給佛教，願意行菩薩道，往高貴的目標去做，尊重生活，這是值得我們讚歎、尊敬與鼓勵的。這次傳戒殊爲殊勝稀有，戒子們願意接受艱難的訓練並經過那麼多的儀式，他們的恆心毅力，令我們從英國來的僧尼讚歎不已。來到萬佛城，常常使我誤以爲到了他方世界！不是在佛殿或是任何地方，都讓我們覺得像是到了天外之天的淨土之地。上人把萬佛城建設得如此美好，我身爲美國人要對他表示感激，因爲我深刻的了解要在加州在高水準的佛教聖地是不容易的，加上人以度生本懷接引衆生自我超越到另一新的境界，所以我要向他致意！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我們結識上人與萬佛城僧團，有這種美妙的緣份。在西方，不管是英國或美國的僧團，都是發了心把我們的身命布施給梵行，朝這清淨的目標去做，無論是那一個曾伽，都願意把他們的生命改良得更好，行更高貴的生活，以法爲懷，以法爲主。萬佛城的比丁傳佛法或是我們從泰國所傳承的佛法，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期望過一種高貴的生活，往上達不要沒落。今天僅代表英國Amaravati僧團與泰國Pasanmoi長老的泰國僧團感謝萬佛聖城請我們到此地一起傳戒。希望所有在場的各位好好的保護地球上所有的衆生以及一切有命者，保護生命的價值，不令他們往下沉墮，這使命做得好壞與否，世界的成功或失敗，完全依賴我們。

**小神通果佐**

上人在三一緣寺居住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就對他的徒弟果能說：「今天會有一個小孩子來出家，他來時就告訴我。」

到了午午果能跑到上人的房間，氣喘喘地帶着山東腔說：「師父，你說的那個小孩子眞的來了啦！」

上人到前邊一看，是一位十一、二歲左右的男孩，臉孔骯髒，衣服沾滿了污垢，可是五官端正，看上去是比巨相。這個男孩見到上人，好像見到久別的親人，情不自禁地喜極而泣。

上人故意問道：「你來幹甚麼呀？」

「我要出家。」男孩很有信心地回答。

「幹嗎？你是否沒飯吃，沒衣服穿、沒地方住，所以要到廟裏來騙飯吃？」

「不是啊，我有怪病，身體坐臥不寧，心裡悶悶的，我知道我有魔障。」

「你怎麼知道？」

「我五歲的時候，就會替人家治病，我告訴他們快點好，就會快點好。一個多月前，連三天我夢見了一位胖和尚（他用手指着那兒供奉的彌勒菩薩像），就像這兒坐着的那位胖佛一樣。他告訴我：『去跟三緣寺的安慈法師出家，你的病就會好了。』我走了一個多月，一千三百多里路，才來到這裏。在路上每晚我只在荒郊睡覺，有一次，還有一群狼圍着我。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吃『彈』，他們才離開。我是眞心來出家的啊！」

那時日本剛投降，東北鐵路還沒有通車，手榴彈是果佐在路旁拾到的，不過狼群奇怪地離去，應是有佛菩薩幫他的忙。

「出家是不容易的，行人所不能行，受人所不能受，一個饅頭嚼爛，吐在地上，對果佐說：「你能把它撿起來吃下去再說。」

他毫不猶豫，把地上蘸滿了唾液的碎饅頭拾起來吃了。考試合格，正式成爲小沙彌，法名果佐。

出家之後，果佐的病魔走了，他用功修行，不到半年，他證得天眼和他心通，能看到人的過去生，也能知道別人在想甚麼。人家叫他做「小神通」。

一次，有人對他說：「你有有神通，你的師父是否也有神通？」

「我不知道師父有沒有神通。」從那時起他很久的海怪也回來，他再病了，胡言亂語。上人也爲他的徒兒費盡了工夫，佛菩薩慈悲，才把海怪趕跑。想起上人說，此次法會在每個人的腦海裏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我們應該努力把這眞的方法，廣爲推展到全世界，讓世人知道和平的信佛、信仰三寶，諸佛菩薩是常垂加護的。各位在這次法會所種的福德因緣是自己眞有的，直到離開這世間時，這些善良的種子可以隨你而去。最後祈願諸佛菩薩、護法龍天加被各位，長壽健康，一切如意！

**上亶下化老和尚（得戒和尚，法界佛教總會總主席）**

該說的前二天都說得差不多了。要請懇不作，衆善奉行。最重要是受戒之後要依照戒律去做。所謂「說的好是法，行的是道」「說的好，說的妙，不實行，不是道。」大家要依教修行，做佛教中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不要在佛教中混飯吃，混吃等死，各位知道嗎？知道（大衆答）。OK！

**上學下根老法師（雞蹠和尚）**

恭喜新戒法師與居士在萬佛聖城受戒，這是好的開始。不要忘記剛才上人所說的「繼續修行」，沒有學問不打緊，念佛才是要的。「用功」二字實在是一句好詞，信佛的人就是要修行，要用功，沒有學問沒關係，念佛很重要，我們佛教徒就是注意念佛，這是重點，恭喜！

# 宣化上人事蹟 ㉘

七月十日下午，上人在三一緣寺居住的時候，有一天早上，他就對他的徒弟果能說：「今天會有一個小孩子來出家，他來時就告訴我。」

到了午午果能跑到上人的房間，氣喘喘地帶着山東腔說：「師父，你說的那個小孩子眞的來了啦！」

上人到前邊一看，是一位十一、二歲左右的男孩，臉孔骯髒，衣服沾滿了污垢，可是五官端正，看上去是比巨相。這個男孩見到上人，好像見到久別的親人，情不自禁地喜極而泣。

上人故意問道：「你來幹甚麼呀？」

「我要出家。」男孩很有信心地回答。

「幹嗎？你是否沒飯吃，沒衣服穿、沒地方住，所以要到廟裏來騙飯吃？」

「不是啊，我有怪病，身體坐臥不寧，心裡悶悶的，我知道我有魔障。」

「你怎麼知道？」

「我五歲的時候，就會替人家治病，我告訴他們快點好，就會快點好。一個多月前，連三天我夢見了一位胖和尚（他用手指着那兒供奉的彌勒菩薩像），就像這兒坐着的那位胖佛一樣。他告訴我：『去跟三緣寺的安慈法師出家，你的病就會好了。』我走了一個多月，一千三百多里路，才來到這裏。在路上每晚我只在荒郊睡覺，有一次，還有一群狼圍着我。我告訴他們要請他們吃『彈』，他們才離開。我是眞心來出家的啊！」

那時日本剛投降，東北鐵路還沒有通車，手榴彈是果佐在路旁拾到的，不過狼群奇怪地離去，應是有佛菩薩幫他的忙。

「出家是不容易的，行人所不能行，受人所不能受，一個饅頭嚼爛，吐在地上，對果佐說：「你能把它撿起來吃下去再說。」

他毫不猶豫，把地上蘸滿了唾液的碎饅頭拾起來吃了。考試合格，正式成爲小沙彌，法名果佐。

出家之後，果佐的病魔走了，他用功修行，不到半年，他證得天眼和他心通，能看到人的過去生，也能知道別人在想甚麼。人家叫他做「小神通」。

一次，有人對他說：「你有有神通，你的師父是否也有神通？」

「我不知道師父有沒有神通。」從那時起他很久的海怪也回來，他再病了，胡言亂語。上人也爲他的徒兒費盡了工夫，佛菩薩慈悲，才把海怪趕跑。想起上人說，

## 佛教歷代祖師代表教堂念紀

佛教歷代祖師爲世界宗教偉大的聖人，因此萬佛聖城建立歷代祖師紀念堂，是第一棟主要的建築物。

紀念堂分爲兩層，底層是講堂，直徑二百九十英尺，上層是佛殿，覆蓋著金碧輝煌的圓拱屋頂，直徑二百二十英尺，中央是七面多層寶塔，直逢屋頂，佛殿全高六十五英尺，講堂高度二十五英尺，整棟建築物約九十英尺，圍繞著廣大的走廊。

此堂將是紀念佛教歷代祖師，其爲全人類偉大的模範，對萬佛聖城及全世界亦必有極大的利益。啓發人類本有的良知良能，皆成佛道。

此工程將於一九九〇年底前動工，大約二年內可以完成。您的捐獻與支持，不僅幫助宏揚佛法，栽培福德，且間接可導致世界和平與安寧。



# 難以言喻的光輝洋溢在每個人臉上

## 三壇大戒法會最後一週巡禮

七月十日下午一時三十次齋天，將梁皇寶懺的法會功德除了迴向給一切衆生，祈求世界和平外，也迴向給三十三天的天衆。七月八日凌晨一～三時齋天儀式圓滿，四時仍如常的作早課，早課完後五時正，精進的居士們，忘記疲倦，跟隨法師從山門三步一拜到萬佛殿，男女老少一心頂禮「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

**戒律研討五話宣**

七月八日至十日爲期三天的「戒律與現代社會」專題演講，十日三場（上午、下午、晚上）在大會講聽舉行，請英、美、澳、法、泰、中等南北傳的長老講法，使用中、英、越南、粵、台語五種語言。

**懺德如風草皆偃**

七月十日下午，上人爲了果佐的病，觸怒了海怪來報復，這一次幾乎被水淹死，以後從天津到上海時，沿途不多被顛覆，每次都幸虧得到觀世音菩薩的感應，才安然無事。

有一天上人和徒兒們路過東井子屯，就在一位飯依徒郭家裡歇脚。東井子屯名字的由來，就是因爲這條村的四句偈：「修道如登百尺竿，下時容易上時難，若能竿頭更進步，十方法界任往還。」我們能不常常自己警惕嗎？

**水淹東井**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人爲了果佐的病，觸怒了海怪來報復，這一次幾乎被水淹死，以後從天津到上海時沿途不多被顛覆，每次都幸虧得到觀世音菩薩的感應，才安然無事。

有一天上人和徒兒們路過東井子屯，就在一位飯依徒郭家裡歇脚。東井子屯名字的由來，就是因爲這條村是在山谷低窪地上建築的，四周高地圍着像一口井。上人剛到了不久，突然間不知爲何傾盆大雨，水勢像排山倒海湧進村裡，同時，地下井水冲出數尺高，八百間屋子都被浸着，很多人都被困站在炕上。上人教所有的人一起虔誠大悲咒。奇怪的是屋外面用木樁排成的八尺高圍籬，居然能把水擋在外面，只有少許從木樁隙中滲入，院子內不過有一尺多高的積水。

「大悲神咒通地天」，不一會，雨沒有了，水漸漸退去，可是，不幸的有人人被淹死。很多人見到像水柴蓋崇法道隧度以四天傳心印，輪旋無休清苦倫

一九六一年上人是第一位中國出家人定居美國加州，他要負起弘揚佛教於西方的任務，繼承虛老培育後進的遺志，流傳溈仰宗心地法門，就經常用了「宣化」這名字，我們大家就尊稱他爲「宣化上人」。

溈仰宗是禪宗五家（溈仰、臨濟、曹洞、雲門、法眼）之一，自迦葉尊者傳至菩提達摩祖師爲二印度）西天二十八祖，也就是中國東土的初祖。初祖六傳至慧能大師爲六祖。能大師傳南嶽懷讓，讓大師傳馬祖道一，一大師傳百丈懷海，海大師傳溈山靈祐禪師爲東土第三十七世，溈山大師傳仰山慧寂，那時法緣甚盛，遂成爲禪宗的溈仰派。隨着就是西塔光穆禪師，資福如寶禪師、報慈懲韶禪師、三角志謙禪師和興陽詢鋒禪師。詢鋒禪師傳虛老，虛老傳宣化上人，是爲西土第四十五代，東土第九代溈仰宗法嗣。

**雲門缺別**

一九四八年冬天，有一位生長在美國天主教家庭而決心要研究佛學的阿難陀詹寧士女居士，慕名到南華寺禮拜虛老。那時，也是上人剛在南華寺的時候，他們拍照留念。一九四九年春天，傳戒圓滿，詹寧士隨虛老北上到廣東乳源縣雲門山大覺寺少住，上人仍在南華寺戒律學院任教，直至年底，上人辭退戒律學院的職務，往雲門大覺寺探望虛老。

從雲門山下到大覺寺，就要走八里長的崎嶇路，不知不覺夜幕低垂，前面一片漆黑，沒辦法辨認方向。突然間，前面亮着一盞小燈，上人隨着燈光走去，燈光失却了的時候，就已經到達大覺寺的門前了。虛老邀請上人住下來當首之職。夏天了，人因水土不服，溼氣纏身，向老和尚請假到廣州治病，虛老握着上人的手，嘮嘮地歎息道：「這一去恐怕難再見面了。好好地爲釋迦老子爭口氣，爲歷代祖師建道場，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望啊！」

一九四九年夏天，上人來到廣州六榕寺，方丈正是在空青山打禪七時，和上人對坐七十天的明觀老和尚。他請上人當堂主兼副寺，上人答應了只留一月，打算在八月十五中秋節後回雲門，怎料只過了兩星期，從韶關往雲門的交通，因爲時局動盪而斷絕。上人於是想到香港去，身上不名一文，到了火車站剛巧碰到謝寬鏈和陳寬鴻兩位居士，他們給上人買的車票。三日後，從廣州已經解放。從此上人帶留香島，雖然仍然可以和虛老書信往還，更可以日後幫助虛老籌募重興雲居山眞如的建築費，可是這一別便成永訣了！

智慧之源 第三十期 歡迎索取・隨喜贊助

董巳之源敬題

Source of Wisdom

發行者：智慧之源雜誌社
發行人：張欽雪
編輯者：法界佛教總會文宣組
社址：高市林森二路一二五巷十八號六樓
電話：傳真：（〇七）二八一二三二九一
郵政劃撥：四〇四〇五九一—七張欽雪
北區辦給處：法界佛教總會
地址：北市林森北路一〇五號十一樓
電話：（〇一）五四一二四八九
劃撥帳號：13217985 張淑彤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十日創刊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七三六一號
印刷：慧正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四一九號執照登雜誌交寄

付已資郵
內國
局郵北台
許可證
字第6354號

**倒數計時工作勤**

在梁皇寶懺於七月一日起懺以後，也正是萬佛三壇大戒法會進入倒數計時的階段，各項工作緊繃密鼓的展開。剛經過初壇受戒的沙彌、沙彌尼們，一方面上課，排演二壇、三壇的傳戒儀式，另一方面也各以其才能分別參與不同的工作單位諸如香積（廚房）、清潔、文宣、接待、服務等組而克盡其責。

城內的住衆，甚至於部分才來不久的訪客，也都投入工作隊伍之中，大家分工合作，期使這次傳戒大典更加圓滿。

**上堂說法古風存**

法會期間，百多位居士發心打齋供衆，使每天的素齋豐富可口；更有數十位發大心的居士，供養上堂齋、護法齋乃至萬佛大齋，是故自七月四日起至七月十三日，每日中午上供前，特別舉行上堂說法，請主持此次傳戒的高僧大德鳴齋主們開示法語。上堂的儀式係按古禮進行，迎送請師的唱誦曲調優雅，令人宛如置身於古中國殿堂，蕩氣迴腸，餘音繚繞，經三日不絕。

**戒期訓練終成就**

七月則訓練終成就，七月十日是一〇八天戒期的圓滿日，在這一天午齋後，引禮師們領導著戒子們做一個小的結業式，爲這一〇八天的訓練生活譜上一個休止符，同時，在本日下午，梁皇寶懺七永日圓滿，各組人員接著準備佈置，安排第二天凌晨一時的活動，西方國家難得一見的景觀，經三日不絕。

七月十日下午一時三十次齋天，將梁皇寶懺的法會功德除了迴向給一切衆生，祈求世界和平外，也迴向給三十三天的天衆。七月八日凌晨一～三時齋天儀式圓滿，四時仍如常的作早課，早課完後五時正，精進的居士們，忘記疲倦，跟隨法師從山門三步一拜到萬佛殿，男女老少一心頂禮「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

**戒律研討五話宣**

七月八日至十日爲期三天的「戒律與現代社會」專題演講，十日三場（上午、下午、晚上）在大會講聽舉行，請英、美、澳、法、泰、中等南北傳的長老講法，使用中、英、越南、粵、台語五種語言。

**懺德如風草皆偃**

七月十日下午，上人爲了果佐的病，觸怒了海怪來報復，這一次幾乎被水淹死，以後從天津到上海時沿途不多被顛覆，每次都幸虧得到觀世音菩薩的感應，才安然無事。

有一天上人和徒兒們路過東井子屯，就在一位飯依徒郭家裡歇脚。東井子屯名字的由來，就是因爲這條村

▲103了來請戒大壇三。師法老的歲

▲夾道頂禮——齋僧大會。

▲母父身法的心在記牢須必們子戒。

照依要後之戒受，示開衆大向人宣▲。做去律戒

**三壇今日近尾聲，功德圓滿戒香普，齋僧盛會開先機，佛法中興**

七月十四日—萬佛大戒的重要日子—傳三壇菩薩戒。在這裏戒是指清淨菩薩給予戒體，是盡未來際戒，一受此戒，永爲佛種，成佛之份，不論是何形何類的衆生，但解法師語，皆得受此無上合掌，口中的佛號更切，目睹著我們的大家長—宣師父上人，在恆長法師的陪侍下，進入，在堂長法師的陪侍下，進入，在恆長法師的向上人三問訊後，大衆就座，鴉雀無聲，上人未開口已是令人法喜無限，德光普照著室內，心裏不自覺自發的喜悅起來。觀察著一張張專注聆聽的面貌及難以言喻的光輝充滿每個人臉上，師父上人的法語就如一劑強心針，爲每個人加油打氣。

**引見戒師心莫忘**

七月十一、十二日是傳授二壇具足戒，在十一日上午八時，先行請師儀式，下午則在萬佛殿爲戒子們介紹諸師，除了三師（得戒和尚、羯磨和尚）外，另請十七位尊證師爲戒子們作證明。有些戒子還特別把每位戒師的上下名號都記下，有的更因此憶戒師的容貌，二十位師父是我們的法身父母，永記於心，終身不忘。晚課後，是具足戒的儀摩儀式，只有準備受戒的戒子與執事僧衆參加，其餘大衆則往會講聽聽法。

**具戒竟成入僧數**

七月十二日，正式傳授二壇比丘、比丘尼戒，一大早，諸戒師與審核合格的沙彌、沙彌尼到戒壇行受戒儀式，白衣居士雖無法觀禮，但也們在傳戒的同時，在佛殿誦持携帶嚴咒，威神之力護佑傳戒大典順利。下午五時三十分，傳戒圓滿，新戒的比丘、比丘尼暨沙彌、沙彌尼與居士們，從戒壇大門口起到佛殿正門，兩列二行，頂禮迎請戒師的經過，然後在佛殿前新建的台階步道上合影留念。二壇共計傳比丘七位，比丘尼四七位，上宣下化老和尚爲得戒和尚後二天的壓軸好戲—三壇菩薩戒，緊接著推出。七月十三日早上八時，在引禮師父高呼「八人出班，二人執香，隨我迎請三師和尚」下，依舊先請菩薩戒諸師。此日中午的上堂說法由宣公上人親自主持，法語偈頌：「人鶴展翅冲霄漢，龍王縮首入鄰虛，相生相剋相化育，並行不悖爲主祈。」上人又以：「法本無法，有何可說」這是無上妙法，人人本具，個個無不具足，不須騎驢覓驢，頭上安頭，本地風光，本有圓地，不須向外馳求。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迴光返照，本地風光，本有性現前，這就是各居士的本來面貌。」開示齋主黃果達、陳蔡果鶴、梁鶴等人。下午二時至四時，在此之前，依例先拜願懺悔消業障。由於參加菩薩戒的居士衆多，故提前於五時作晚課，以便可以早行懺摩儀式淨戒體。今身心清淨，方得納受清淨戒體。

**法會公告：**

慶祝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今行：觀音法會，於國曆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止，歡迎踴躍參加。

地點：法界佛教印經會

台北市林森北路105號11F

（〇二）五四一二四八九

■更正啓事

本刊第27期，第二版「妄心愚癡但隨浴去」一文，第八行應爲「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不清淨的事」；第29期第二版「佛學書坊」第一本書應爲「人之根」，以上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 行修道薩菩的髓骨

■恒學、長恆

**骨髓的修行在那裏？**

■恒長法師：

因爲昨天聽八華嚴經》二地菩薩的法，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地菩薩的分天想精神。菩薩道有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等覺、妙覺共五十二個修行位，證果位則只有四十二位，即不包括十信。那麼，成佛的法門是在那一地呢？修行最主要的法門，亦即修學菩薩道的有佛示現種種的境界是從十地來的。所以十地的境界是包含所有的。我們現在能聽二地的法是很不可思議的事，因爲這是難遭難遇，尤其又能在這麼好的環境來聽二地。那麼，方才我說：修行要把精神、骨髓、技術上用功夫，所以要捉住骨髓的精神，而十地菩薩就是骨髓的菩薩道精髓呢？我們現在天天修行，是在那裏用功夫？在問大家，個個很普通的那裏？在那一方面？在那裏用功才是眞正的用功？

聽衆答：「在心。」

法師：「對了，在那裏的『心』？」

答：「在自性，在本性用功。」

法師：「可是我們還沒看到本性，如果你已經看到本性，你不就開悟了嗎？」

答：「棄貪、瞋、癡。」

法師：「差不多！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這個故事相信百分之八十的人一定都聽過了，不過我不妨再講一遍。」

**六隻眼睛的功夫**

在過去，有一個年輕人想找師父學武術和劍法。後來他找到了一位全國武功最高強的劍家，他就到這劍家面前，叩頭頂禮要學劍。劍家一看這個人，知道他與衆不同，很有資質，是可造之材，但是他不明講，只是叫年輕人天天來就行了，自此以後，年輕人（學生）天天都來，劍家（師父）並不教他武功，只是叫他做工，如果學生想觀看如何學劍，立刻會遭打罵，叫他做工去，他向師父要求學劍，如果放棄跟他學功夫，那麼他會永遠不成器，因此又繼續忍耐的留下來。日子久了，漸漸有些驟避被打的心得，走路時，他眼耳特別警惕，眼呢？而至出生四個眼，六個眼。耳呢？傾聽八方。八個月之後，他變得很靈敏，只他就迅速的跑掉，師父知道徒弟已經提高警覺了，改用輕功趁他不注意時跳到他面前來打他，師父輕輕的一下，就更小心一次，有一天，被打得傷痕累累，哭叫不得，於是他下定決心不再留收拾了行李，當夜就悄悄的溜走了。到了山下，他才喘了一口氣，再也沒有人來打他了，他快樂的到極樂世界般，走到十里外一個地方，他停下來休息、吃飯，一邊準備食物，一邊想：「我這麼誠心要學習，師父不睬我，還現不分青紅皂白的打我，可以情我沒有學到什麼：」正想著，下意識感覺好像後邊有人拿一個東西朝他的頭壓下來，他直覺的拿起筷子往上一擋，那東西便停住了，他手拿著一支又粗又大的棍子，徒弟一驚，跳起來不知幾丈高，師父放下木棍，哈哈大笑，徒弟氣得快破膽了，顫抖的說：「你來了。」

「是，我來了。」師父答。

「你怎麼還不放過我？」師父說：「你是非常好的徒弟，我來傳功夫給你。」「什麼？你要傳功夫給我嗎？」天天打我、罵我，你要傳功夫給我？」徒弟懷疑的問說：「來，你來，讓我告訴你爲什麼我要天天打你的原因。」師父慈藹的說。師徒二人都坐了下來，師父說：「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我就知道你有很大的潛能，但是是有潛能是不夠的，一個有成就的武師還必須具備高度的警覺性與敏捷的身手，這個條件沒有人能教你，完全靠你自我訓練，師父能做到的只是提供打你的機會，讓你精著力量，一次又一次的挨打，從中學習如何提高警覺防範敵人隨時的突襲。一般人跟我學武功，如果直接教他一套拳法的話，不須要多久就學會了，但是這個稱不上專家，只因爲聰慧您是天善知識，我怎能在外邊睡一夜，灑一點冷水，看了一桌的酒菜就把我唬走？老禪師不住的點頭微笑說：「對了，對了，你不錯的，我一桌酒席就把他唬走了，因此，很自然的他對衆生起了大悲心。第五是有利，不自利的人沒有什麼多餘的東西，很清的，兩袖清風，做公家的，很公家的，清有私，謀求己利，他以佛教爲己任，把衆生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所以他心中願意喝酒或吃肉。第六是不妄語，如果他已能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自利，與人沒有利害關係，自然而然地他變得很老實，不管做什麼，都不須要打妄語，或者去欺詐旁人，不須要去想「人家對我的看法如何」，「他們必須怎麼樣來待我」等等，他不打這些妄想，他只是關心「我現在是什麼身份，我有沒有善現到本份？」因此，你看有善提心的人像這樣子的去修，都能必須有很大的成就。而這些都必須有很大的成就，裏開發它，修行，無論你修什麼法，在任何境界之下，沒有一點染污，才是正確的，如果有一點染污，就是邪的清，沒有一點染污，才是正確的，如果有一點東西障礙你的不是外在的事業、家庭、孩子或朋友，但是，而是「錯用心」，什麼是錯用心，就是貪、瞋、爭、自私、欺詐、我執等等。

萬佛聖城每天晚上在作完晚課後，定時講經說法，本著，宣公上人所說：「飯可以不吃，法不能不聽」之原則，天天轉法輪，從不間斷。由於目前正值萬佛大戒期間，故特別爲戒子們安排一系列的講戒內容。

六月四日晚間，越南藉的恒長法師與馬來西亞藉的恒學法師上座講法，二位以其解行雙修的實際體悟講述修學菩薩道的精神，用生動活潑的方式先引導大家反省自問修行的眞義與目的；再藉三個故事譬喻菩提心之重要，如抽絲剝繭般地層層剖析，環環相扣，最後水落石出，點出修行菩提心的重點所在—六大宗旨。至此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密在汝邊，誠眞實不虛也。

實。「飽讀詩書的秀才們當然無法接受這麼簡單的開示，老生常談的道理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有運地大師心領神會的接受了。因爲這些勸告，下山之後，他放棄了妻子、兒女、地位，出家修行，後來成爲明朝的四大師之一。我說這故事的人，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剛才我問的那個問題各位還沒有答覆？到底天天用功修行，是在那裏用功？那裏才是最骨髓的法門？這個法門好像劍術一樣是死的法門，活的是我們的心。我們修行不單是很機械性的天天到廟裏拜佛、坐禪、看你以爲念多少遍的經、咒或多少佛號，就會成就什麼東西了，這是一大錯誤的觀念。爲什麼？因爲你不會用你的心！法不是心外，法是心裏邊。佛法，本身是死不是活的。是你心本身的所行所作活起來。所有外在的現象都是不眞實的，而是你的心把它變成眞實，才導致成錯誤的觀念與看法，所以現在我們修行就是要從這種錯誤的見解中解脫，打破我們的迷惑，才是修行的目的。出家的最高意義，不是說外表改穿出家人的衣服就得到解脫了，重要的是轉變你的心，把自己的執著認識清楚，把內污穢清除，然後超越無始來的迷惑，從夢中走出除這些苦修的老禪師，他和學識和才能，如果在朝爲官，將是富貴榮華，前途無量，但是他們想探討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他們應該做些什麼？想像中老禪師一定會爲他們解生命的眞義，彼此間將會有一場長談。然而，事實正好相反，老禪師只是輕描淡寫說些很普通的道理，他說：「年輕人，生命是無常的，生死的問題是急迫的，你必須要解決這個問題，家庭、事業、名譽與權力都如夢幻泡影般的不眞實。」

現實，都要知道自己的處境。佛陀時代，善知識與善緣很多，修行成功的希望很大，而在末法時代，不要說你想修行證果，就是想保持道心不退都不容易。那麼怎樣來保持道心不退？必須有種種的方便，戰戰兢兢地來培育幼苗一樣。一個修行人，道心如果退了，就好比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那是最可憐的事，所以在末法時代，不是很簡單的事，一定要學習種種善巧的方法，來保護道心。古人所謂「開悟的得解脫成佛的法華。」現在即有人說：「開悟在佛嚴，成佛也是在佛嚴。」爲什麼？現今的境界太多了，你必須認清各種的境界，從中才能體會出修行的道理來，不論怎樣的境界都動不了你的心，不論什麼境界來對於你都是滋養，我們不像佛陀時代，我們現在是福不足，慧也不足，先天不足，後天若是再失調的話，那糟糕了。所以我們現在的環境中長大，這也就是爲什麼師父上人才會常說：「一切是考驗，看你怎麼辦？」你要是不懂得怎麼辦的話，你就回是我加的，對不對？後面那句是我加的，對不起！

**幫助團體、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以我們現在的環境來說，你必須要保持警覺、冷靜去認識清楚的境界，冷靜去認識清楚的境界，冷靜去認識清楚的境界，